



当3天技术工,后悔了好几年

# 我的南郭先生经历

□李中石

“滥竽充数”，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。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宣王，喜欢听几百人一起吹竽。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，只是混在会吹奏的人中间充个数。拿着竽，装模作样混在演奏者中，冒充自己能够吹竽，“滥竽充数”。

后来齐宣王的儿子继位，他不喜欢听集体吹，要听单独吹。混在乐队中，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混不下去了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人。

“滥竽充数”的主人公“南郭先生”，成为没有真本事，靠“蒙混”在多数人中，冒充自己有本事的人的代称，是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的“明星人物”。

多年前，我也曾经当过这样的“南郭先生”，即使现在想起来，多少有些不好意思。

## 1 春天涨水，河滩被淹挑鹅卵石的苦工也干不成了

20世纪70年代，石油大会战下马，我和成千上万参加会战的重庆青年一起回重庆。

当时，我们这一批年轻人，大部分无法安排正式工作。22岁的我，父母已逝，生活无着落，不得不想办法挣钱糊口，维持生计。

正值隆冬时节。冬季枯水季节，朝天门到东水门之间，露出一大片河滩。河滩的鹅卵石是天然的建筑材料，不少人在河滩上挖鹅卵石，用筛子筛掉河沙，再按不同的规格将鹅卵石堆码好，每天都有各地来的木船停靠在河边，收购鹅卵石。

船上的收购人员，按堆论价收购后，用石灰做好记号。再召集等待在这里的挑夫，即现在称下力的“棒棒”，按此鹅卵石堆，到船上运输路程远近，以认定的箩筐，“挑”为计量单位，标明运费。

一挑一百多斤鹅卵石，挑上船，倒进船舱付多少钱，明码实价。把鹅卵石挑上船，倒进船舱，就发给留有印记的竹牌。一挑一块牌子，凭竹牌，当天结账。一挑运费几分或一角多钱，一天下来，能够得到一块多钱。这种“工作”，是当年唯一不需要街道劳动部门的调条，也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工作，只要你有力气就可以去挣钱。

我家在东水门附近，记得我花了八角钱，买了一对专门用来挑鹅卵石的箩筐。这种箩筐绳只系了三面，其中一面没有系绳，是为了方便快速“卸货”。使用这种箩筐，把鹅卵石挑上船后，抓住箩筐一侧单边的一根绳，往没有系绳的另一方，使劲一提，鹅卵石全部倒进船舱。有了工具，我马上加入这一行列。

河滩上本没有路，就像鲁迅所说，走的人多了，也就成了“路”。挑着一百多斤重的鹅卵石，在坚硬的鹅卵石和软软的河滩相间的河滩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像喝醉了酒一样，一偏一歪缓慢地行走。

天晴还好，遇到冬雨绵绵，上船的跳板又湿又滑，真可谓“上跳板，脚杆软，下跳板，脚杆闪！”用力挑上船时，汗水把衣衫打湿。倒掉鹅卵石下船，阵阵寒风、冷雨袭来，打湿的衣衫紧贴后背，凉飕飕，冷得哆嗦。不过每天有一块多钱的收入，可以勉强度日。

但好景不长，这样的日子，没有能维持多久。春天涨水，河滩被淹，只得另找门路糊口。

## 2 凭年轻力壮拿下最高平工工资干完活连端饭碗都十分困难

邻居何开华是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在一个工地上当砖工组长。虽然也是临时工，但他技术全面，人缘好，说话

算数。经他介绍，我到工地做平工。

所谓平工，就是搬砖、挑灰桶、为泥水匠及石匠等技术工打杂的小工。临时工没有月薪一说，按天计酬，做一天工，得一天工资，随时可以走人。

当时平工分为甲、乙、丙三个等级，甲级最高1.50元一天，每级相差0.30元，依次为乙级1.20元、丙级0.90元。每月1.50元的粮食补贴，按天折算，一天6分。

五六十岁挑灰桶的大妈基本都只能拿丙级；同样是五六十岁的大爷和三四十岁的妇女大多为乙级；只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能拿甲级。俗称“么五六”，即每日工资一元五角六分。

不过拿到甲级并不容易，要力气大，两个人可以抬起四袋水泥，也就是200公斤，而且短距离可以健步如飞。两只手臂也要有力，这是甲级平工在“抄盘”作业时所需要的。

说起“抄盘”，一般人可能不懂。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建筑行业的“术语”。当时建筑行业还没有使用已经搅拌好的混凝土，一般小的建筑工地，也没有混凝土搅拌机，只能靠人工搅拌。这种人力搅拌混凝土的操作，称之为“抄盘”。

“抄盘”时，先将河沙、水泥按比例倒在一块2平方米左右的铁板上。担任“抄盘”的两个人，脚穿长筒靴，面对面站在沙堆的两边。手持平口铁铲，蹲马步站好，挥动铁铲，一人一下，有节奏地将河沙、水泥翻动搅拌均匀。然后将一大筐大约100公斤鹅卵石倒在铁板上，与河沙水泥一起搅拌。一个有经验的人手持水管，在翻抄的过程中适量加水。

加水和鹅卵石后的“抄盘”，是最耗费体力的繁重劳动。一铲重量十多斤，每铲一下都十分吃力。而且，这一过程，不能停顿，而无法按照一定的节奏进行。否则水泥就会凝固，而无法使用。在浇筑梁或者地板时，必须连续作业，不能停下，才能保证混凝土浇筑的质量。

我拿的甲级平工的工资，“抄盘”是我的主要工作之一。尽管我年轻，只有二十来岁，但这样的高强度劳动，也吃不消。几次抄盘下来，双腿又酸又疼，坐下来都十分困难，只能瘫倒在旁边的沙堆上。手臂疼痛得不听使唤，连端饭碗都十分困难。

## 3 想歪门邪道当技工才当3天“五级砖工”就露馅

当时，建筑行业中，泥、木、石工是技术工种，工资要高一截。只要是这三种技术工，起步价就是三级。日工资1.75元加6分钱的粮食补贴，合计1.81元，俗称“么么么”，即每日工资一元八角一分。再加工具消磨费，泥工（砖工）一天2分；木工、石工一天6分，其收入远远高于我劳累不堪的平工工资，于是，我打定主意，学一个技术工种。

但木工需要推刨、凿子、锯子等一大箱工具；石匠也需要手锤、鑿子。而且，这两个工种相对砖工技术要求更高，短时间无法学会。更要命的是木工、石工基本是个人独立完成，技术优劣，立见高下。而砖工则不同，砌墙时站在两边的师傅，将转角砌好，中间的几个人一起，按照两边拉好的线，在中间一起砌。技术要求相对比较简单，大家一起做，技术不行，也比较容易蒙混过关。

何开华送一把砖刀给我，利用搬砖打杂的空隙，跟着他学抹灰砌墙。二三十天后，我就可以混在中间，参与砌墙。

但要在街道办事处开具技术工种的调条，也不容易，必须要有技术工种的证明或者介绍信。原来的办事处，了解我的情况，尽管是临时工，但要把我作为砖工调出，完全不可能。

当时，解放碑山城曲艺场外马路边的地摊上，有卖“退学灵”的小贩。我找出原在石油部门外出住宿的介绍信，花5分钱，请小贩把介绍信上住宿事由，改成“派砖工

维修房屋”。于是我的砖工工种证明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
好在当时同一个区，迁户口、劳动关系等都比较简单，只要有落户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我在另一个派出所上了户口，再去办事处上劳动关系。凭此证明，我“摇身一变”成为“有技术”的泥水匠。

说来也巧，在办事处登记为砖工的第二天，一个工厂一下子就要12个砖工。这批人大多四五十岁，只有我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，这是我第一次以技术工人的身份调出。

报到当天，施工员介绍这次任务是修建一个临时仓库，要砌几十根独立砖柱。为公平起见，评定工资，不由自己说，而是按照考核的结果来定。决定第二天测评考核，砌“50亮杆”，叫大家回去准备。

我一听，头嗡的一下就大了，我只会和几个人一起混在一起砌墙，什么“50亮杆”，建筑术语，完全听不懂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我赶紧跑到解放碑新华书店，在建筑技术类书籍专柜，找到一本《砖瓦工》如获至宝。售价7分，犹豫再三，对于囊中羞涩的我，仍然没有买。

就站在书店的书柜旁，迫不及待地找到“砖柱的砌法”一节。原来，砖的长宽高分别是24、12和6厘米，两块砖长48厘米，加上中间的灰缝，大约就是50厘米。所谓“50亮杆”就是独立的50厘米的正方形砖柱。

我赶紧掏出小本子，把书上介绍的每一层砖的摆放，砌砖时的要点一一抄下来。晚上，把本子上抄的摆放图形、要点，反复背得滚瓜烂熟，牢记在心。

第二天一早，12个砖工排成两排，施工员一声令下，大家开始砌砖柱的考核。我成竹在胸，按照《砖瓦工》教科书规范进行操作，第一个完成五层砌砖的考核。

等所有的人全部完成，施工员来到我砌的砖柱，对大家说：“你们看看李师傅尽管年轻，但只有他的操作规范，符合施工要求。”在12个砖工中，我被评最高的五级，这使我兴奋不已。

第二天，我们在画好的基础线，开始单人独立操作。砖砌到七八层，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施工员过来巡视时，脸色也不好看。将近一米高时，明显感到柱子开始倾斜，我用线锤吊线目测，已经歪了。

“天哪！”我暗暗叫苦。赶紧拿砖，对倾斜的砖柱使劲敲，想尽快纠正。哪知用力过猛，“湿墙如豆腐”，砌砖的水泥砂浆还没有凝固。只听见“轰”的一声，刚砌好的砖柱一下子就倒了，砖头散落一地。大家听到“轰”的一声，看到砖柱倒塌，一下子都围过来。我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赶紧捡起地上的砖刀，推开围过来观看的施工员和其他人，拔腿就跑。

连这三天的工资也没有领，就告别了我第一次以“技术工人”身份，滥竽充数的“南郭先生”生涯。（作者系文史爱好者）

